

半世紀

掠影

馬博良小說集

馬博良
著

Half Century Glimpses : Ronald P. Mar's Fiction Collection

中華書局

目錄

i	「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總序
1	半世紀掠影自序 馬博良
5	春天的豺狼
17	玩具馬車
31	地窖
46	第一理想樹
86	哥哥妹妹
111	大學奇人
124	東交民巷的曼陀羅華
175	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
194	秋天乘馬車
202	煙火
211	太陽下的街
233	失去焦點的現代小說 馬博良
238	在香港思前想後的獨白 馬博良
244	在太陽和月亮之間：馬博良《半世紀掠影》 鄭政恆

半世紀掠影自序 馬博良

是半世紀的掠影，是紅塵一隅的雜拾，也是孩提時代的童言。

似水流年，只一瞬間，不知傾瀉何處，已過半世紀，那就是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中，亦即是愛護我的朋友們用這本小冊，收錄我舊作小說和近以小說之類的寫作時期。

那幾十年，從我誕生前到成長時期，天下不停變亂，幾次翻天覆地，在 1944 年創辦主編當時罕見的純文學雜誌《文潮》的創刊辭中，我說明「這世界，已經呈現出空前的混亂動盪和不安」，理想和現實相繼崩潰毀滅，茫然遠處回顧與前瞻之間，焚琴的浪子擔承了「註定為悲劇的鬥爭」，以行動、立論、創詩，力闢荊途。不過，照例一方面上學，一方面行動上躑躅迴旋，自會附驥攀鴻，順應報刊規定和大眾需求而執筆，1947 年上海初版我《第一理想樹》結集，就是這些潮流的歸宿。

重新編印我詩作以外作品，原係故友梁秉鈞（也斯）2011 年的計劃，梁兄不幸辭世，現由鄭政恒執行，刊用《第一理想樹》全書七篇，另收錄其後作品〈秋天乘馬車〉、〈太陽下的

街〉、〈煙火〉、〈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四篇。本來還有從未登載過的〈卡夫卡斯之燈〉。但〈卡夫卡斯之燈〉一篇，原來是我自己也很想發表的，惜已遺失，唯有等待將來的機會了。

當年，像我答覆王良和教授專訪，提出《焚琴的浪子》跋文所述，「幼小的自己在搖盪的街車上，攤開膝頭的練習簿提筆疾書」寫詩，而未能坐在書桌到好好的抒發這些小說。掙扎過那樣的痛苦，寫詩常有意把握一時一刻的印象和感受，這些小說有沒有反映哪一段時代呢？大概無非浮光掠影，匆匆的借鏡。後期所作〈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和遺失的〈卡夫卡斯之燈〉，是我比較慎重的嘗試，準備寫成長篇的時代三部曲，以意識流手法將〈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寫了第一章，〈卡夫卡斯之燈〉則是第一章新感覺式刻劃地下上海，可惜企圖始終落空，而後者連第一章草稿也不見了。

撫今思昔，不勝回首。現在，正如千禧 2001 年詩作〈稀世坡的另一天〉描敘，我不敢再緬懷演不完的故事，也許甚麼事都未發生，這園裡就是我的世界，雲雨都消失了的一個人的世界。那麼，從這世界向時光的隧道退回去，就感謝大家代勞，收拾一些很久很久，早已遺忘了的紅塵雜拾吧。

2013 年 9 月
寫於加州 Hillsborough

春天的豺狼

他在這個春節的舞會裏追星逐月。

五彩斑斕的花紙從手上飛起，噴到半空裏，雨一般撒下來，散開了，密密的，一點一滴。淡黃色的燈在聖誕樹的松針叢中透光，照着落在棕黃色舞池裏的彩紙，和草野的花。眼睛發亮的少女們提起纖小的銀舞鞋，踏上去，滑過舞池，蝴蝶組成的熱流，是花一樣的女性群。竹笛幽幽的吹起來了，西班牙的吉他奏着卡門的呢喃語，蜜味的笑在雲髮霧鬢下蕩漾。柔和的世界裏，青春閃光的日子，堇色的，充滿風情的旋律，呵，這樣美麗的時候。

這裏是瑪格麗邵，桃麗華，麥黛玲孫，海倫沈，喬蒂王，壁爐裏的熊熊的火焰。

這裏是露茜馬，麗娜錢，黛茜陳，瑪麗楊，玲妮蔡，粉牆上的印象派繪畫。

他，這個從大學園圃養大的 Wolf，張着危險的嘴角，眯着眼，微微地笑着，哩哩啦啦的訴說不停的頌讚，在她的耳環邊，在她的額角上。為他輕嗅了，為他興奮了，她們用夢意的瞳子窺

望他堅強的臉型，噢，這個人，不可抗拒的浪花，輕輕的湧過來，溜開去了，玉臂伸過去，再也拉不回來。掛在瓊的臂彎裏，穿到大廳的每個角落，說一切大學幽默的笑話，拉了辛茜亞的手為表演者大拍其手，吵鬧着，笑的泉源。

一直到電燈熄了，大廳裏閃着中世紀的蠟燭的花。

唱片開始旋轉，他走過舞池，兜了個圈，略一躊躇，便走到聖誕樹下的空位上坐下，麗璧羅的笑臉晃一晃，他輕蔑的笑笑，一絲倦意冒出來，已經笑了五個鐘點了呢！沙發椅軟得很，暖得很，他咬着橡皮糖，慢慢地把背靠在椅背上。音樂聲輕輕的悠揚的響了，一點一點，Rose Marie，那隻古老但是傷感的調子，被遺忘了的，菲摩所寫的淚珠串成的歌曲，青蓮色的失戀。片子也很舊了，在唱針下不時叫着低啞的嘶聲，有甚麼好像破裂了，又合攏來，似乎是久遠的幾聲嘆息，細碎的履音走過蕭瑟的冬天的道路，一片迷茫雨，一層霧。他一些一些沉下去，記起來了，低迴的，懷念的，他抱住了一隻坐墊放在膝間沉思。是另一個人叫醒了他，指指側邊一位身穿鵝黃色旗袍的小姐。他疲倦地走到她面前一鞠躬，她輕盈地站立，隨他走到舞池。他的腳步伸出去，很快便抱住她的腰肢了，一陣清香，丁香花的風味。他昂着頭說了幾句含糊的話，耳朵裏盡聽着那不時刺耳的嘶啞的唱片。

「你還想得起那個遼遠的人嗎，像你懷念着故鄉的玫瑰似地，

在懷念着你。」有人跟着緩緩地唱了，他心裏浮顯了一張朦朧的粉繪，那向他在暗夜裏閃爍過的眼睛，那時時為他嬌笑過的塗着薄薄一片深紅唇膏的嘴唇，那平靜的河水似的長髮，那裏在古銅色絨衫裏的細身段，那使人憂愁又使人快樂的溪流似的語聲，多麼久了，淡淡的，永不泯滅的記憶。他咬住了嘴唇。一陣丁香花飄來，音樂完了，他仍在舉步，鵝黃衫的小姐推推他。

「呵，真對不住，我弄昏了，可是我們可以再跳一支嗎？」

「你不是倦了？」

「那兒話，小姐，只不過是你的美麗使我昏了。」說着謊話，他不經意的看下去，音樂又響了，他們繼續跳舞，現在他看見這位少女的美麗了，海蒂拉瑪型的長髮，長長的臉，黑圓的眼睛，淺棕色的皮膚，與一點東方混血的風韻，腰肢瘦小，胸脯便襯得海浪一般起伏着了，鬢間插了一朵紅玫瑰，玫瑰底下是天然的丁香味，她在笑着，詭祕地笑着，他不禁把手緊了一緊，腰肢軟軟的就依過來了。「小姐，我是幸福的，有這樣美麗的舞伴。」

她輕朗地笑了一下。

剛才的哀愁消失了，他凝望住她瘦長的身子，鵝黃色的身子，紅色的羊毛衫，他說着頌讚的言詞。

「剛才，我還以為你變成石像了呢！」她爽朗地看住他笑了。

「現在呢？」

「現在嗎？現在變成留聲機器啦！」她的英語和她的牙齒一樣純淨，她又笑了。

他漸漸意識到這是外國學校出來的小姐了，風度體態和談吐都是與眾不同，他接住她挖苦的話道：「美麗使我呆如石像，美麗也使我話如連珠，小姐，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你已經問過我兩遍了，你們這班 SJ 的男孩子們，甚麼時候可以認真一點呢？真天曉得，哪，告訴你，我叫玲黛。」

「謝謝，我是洛萊。」她腰身上的溫暖傳過來，他的臉發熱，音樂完了，「玲黛，我能有那種榮幸，請你到休息室裏坐一會嗎？」

玲黛點點頭，將頭髮一掠，姍姍然向側門走去。四周的男子們朝他睇鬼眼，豺狼又看中它的獵物了。經過辛茜亞和瓊的身邊，他偷偷向她們各別投了溫存的眼光，訂好下一次再來邀舞，休息室裏只有斜射入窗的月影，一入暗裏，他已經把辛茜亞和瓊的訂約忘了，而在大廳裏，辛茜亞和瓊卻睜着火一樣的瞳子，等待着洛萊。自從某一次以後，洛萊走上了豺狼路綫，不再為誰傾倒，也不說認真的話語，他到處遍植他的理想樹，如今在這休息室裏對着玲黛，美麗的鵝黃色的小姐，聽她說着幼時生長異國的歲月，巴黎鄉下的林木，他替她披上皮衣，心裏在想週末寂寞的散步，那青灰色鋪石的街道。玲黛婉拒了他的邀約，可是把住址

告訴了他，洛萊懂得她的意思，扶她起來，又跳到暗海裏去了。

初春下午三點鐘，橙色的陽光描着花樹的影子，白門的起居室裏還燒着爐火，萬籟俱寂，小花園的竹籬外偶而來往的車輛，叮叮噹噹的，像是遠得很，超出世外了。教堂的鐘聲掃過寥廓的天，庭前有黃雀，飛躍嚙鳴，他浸在安靜的情緒中，計算着自己的幸福，看加尼福尼亞州的畫卷。這是美麗的王國，他是王子，公主在琴邊。

玲黛熟練地用纖纖玉指撫弄琴絃，音符跳動起來，飛過波斯地氈，音樂是一道河。

我們的洛萊放下畫冊，讓玲黛的側面代替了加州的山水，她在笑着，沒有裝飾的容華，霧中的花樹，背後是一色的米黃，髮絲飛動，坦露了青春，那麼明朗的眸子，擴展了五月的海灘，洛萊的心作了飄洋的船，航行其中。琴音柔和的，漸覺輕快，玲黛，反映了巴黎和中國南海的風光，即使沉靜，也是一條活躍的清麗的曲綫。

蜜糖溶化在他的口裏，他走到玲黛的椅邊，溫雅地拍手。

「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這個留聲機器有時也是文質彬彬的南極企鵝。」她轉過身來：「對於你們學校裏的人，我總覺得企鵝太多了。」

「玲黛，你是說不喜歡那個留聲機化身的企鵝嗎？」

「沒有呀，這隻企鵝倒是我的寵物呢，否則我也不肯用糖餵他了。」她又遞來一塊糖。

他笑一笑，接過糖，心裏明白了，嘴裏卻說：「我不懂你的火星上的言語呢，小姐。」

十八歲的歲月使玲黛不能泯滅天真，她嬌羞地笑了。「看，我餵這隻企鵝。」她指指洛萊，「我當你是籠中鳥。」她又指指廳外的鳥籠，她狡猾的一笑，可是他看見那籠中的卻是被他鎖住的玲黛，這一切坦然相向的少女，不是已經在為他心跳了嗎？

日落西山，他才告辭回家，在下石階的時候，他回身握手，玲黛輕輕的說道：「如果你高興，你可以常常來玩，——不過，不過，辛茜亞會生氣嗎？」

「呵，當然不會，我不是辛茜亞的人，你錯了。」

「那麼，瓊呢？」他笑着搖搖頭，抬頭一望，琴黛歡喜地立着，臉上是陽光，眼睛深情脈脈的，他再伸出手去，她自然的把手給他，手發熱，而且發抖，洛萊自己抖了一下，他沒想到這麼順利，這麼美麗的女孩子，豺狼的眼簾上透過一層霧，他笑不出來。

音樂會裏聽卻依考夫斯基的胡桃夾的童話，他們談了半天，大家都喜歡許勃和蕭邦，對海蒂拉瑪大家都感無所謂，對於時尚

風習和興趣，他發現原來互相的瞭解相距如是接近，他們一起笑，一起嘆息，大家相對凝望，會散後在街上行走，他也曾想到，希臘神話所說的一個人有另外半個靈魂，他的已經找到了，在那裏，就在一柄傘下，他的身邊。

「玲黛，如果沒有那個舞會？」

「那麼我不會認得洛萊。」

雨大了，他們偎得緊了，洛萊體味到她的真誠是一種溫馨的純潔，她也多少知道一條經過冬天的豺狼是如何飢餓，可是她不信那末溫雅的洛萊竟有危險的觀念，她和他一起，就把心的每一角落交給他了，沒有一點顧慮，她望着他，眼裏不留一片雪花，一清見底，如果她愛洛萊，便怎樣也愛洛萊的。洛萊低着頭，看雨洗過的街道朦朧地是一條濺污了的路，無盡的交叉路口，無盡的泥潭中的腳印，一切迎風隱沒了，是那麼一個陰鬱的濕世界，還要經多少次雨，多少年，匆匆走在濕街上呢，玲黛會那麼悠閒地仍然在他身旁嗎？他掉頭過去，玲黛正側着臉看迷茫的雨景，溫柔而且平靜，帶着天真的夢意，那麼美。雨撇入來，玲黛的髮絲亂了，雨水濕透她的額角，流下去，眼角有一滴水光，她想得好遠，毫無知覺，讓雨水在她臉上繪畫十字。呵，這樣一個淒清的世界，大家為何離得那麼遠，為何不想一般的事物。洛萊立住了，將傘交給玲黛，舉手輕輕代她拂去雨水，整好鬢髮，手捧住

她的頭，一會兒，才輕輕放下來，玲黛一動不動，洛萊拿回雨傘，玲黛想一想，手包裹拔出鏡子，點紅了朱唇，放好鏡子，她抬起頭來，嫣然一笑，洛萊吸住了氣，他一層一層看入去，純潔有這樣的美麗，那麼圓滿，沾了雨，份外嬌媚，無言相對，半響他上前一步，玲黛的笑收斂了，一株含羞草，婷婷佇立，眼睛還在斜望住他，他的右手摸着頭髮，左手側下雨傘，那傘便做了屏障，成為他們自己的宇宙，左手順便摟住了她軟軟的腰，玲黛略一掙扎，眼睛便閉攏了，這一刻是千萬年，洛萊的右手勾着她的臉，徐徐的，她的香澤微聞的長髮變成了海，他的面頰沉落下去，雨水的冰涼氣，冷中透了暖意，玲黛呼吸侷促地倚在他的懷裏，她的頭移過來，紅艷的嘴唇，半開着，絲絨一般，突出在他的鼻下，臂間收緊了，他熱切地吻她，雨傘遮住她的暈紅。

他沒有再去看玲黛，一串又一串的宴會，一串又一串的歌聲，旋轉着，萬花筒一般四散，火樹銀花，藍色華爾滋，五色鬢花，紫色燈光，蝴蝶組成的熱流，花一樣的女性群，瑪格麗邵，桃麗華，露茜馬，辛茜亞和瓊……。洛萊，張着危險的嘴角，眯眼微笑，有一種更冷酷的神氣，麗璧羅的大眼珠晃了一晃，那麼許多渴望的男性的視線投過去，那麼許多小丑的臉，洛萊把嘴角拉了一個輕蔑的角度，回過身去，今天他是女性厭惡症者。

「知道嗎？洛萊，我有事想找你談呢。」黛西陳以嬌小的身子擠着他，昂頭說道。

麥玲黛孫用暗示的語調，告訴他：「洛萊，這個週末有好戲嗎？」

女性厭惡症者的洛萊，卻在想着那青春的豐潤的朱唇，那麼熱，那麼軟，那麼黏貼，那麼光艷，黛茜陳又算甚麼呢，麥玲黛孫又算甚麼呢，玲黛不但美麗而且有一個善良的心，現在是麗娜錢的「飛洋傘」拉他到壁爐邊，狼的團體圍住他，麥思朱，降落傘部隊服務的阿丹朱，一排傳統的豺狼的臉：「洛萊，你得手了嗎？」

許多話語想說出來，他本應告訴他們，他已經完全征服她的心了，而且朱唇像是絲絨，他預備怎樣脫手，不作「偉大的戀人」，他早已沒有這種情感了，可是總說不出來，玲黛，他不能對不住她，不能欺侮她，心裏猛的一閃光，他感到一點問題，他覺得他在深深的愛上玲黛了，從認識的第一天開始，他就愛她了，若是玲黛對人親熱，他決不會像放鬆辛茜亞和瓊那樣謙讓，若是玲黛也說黛茜陳或麥玲黛孫的要求，他一定不肯隨便放過，反而樂於接受，狼群的嘲笑開展了，他們明白了一點，有人諷刺了「洛萊想做羅密歐啦！」

那是多麼損人的話，洛萊也要摔這一交嗎？他吞了一口唾

沫，搖搖頭道：「胡說，你們看吧！」洛萊在玲黛家裏的爐邊，放下了畫報，沉入深思，他覺得有百種煩愁，鏤心刻骨的寂寞，世界的人都離得他那麼遠，一切從地平綫逃去，無邊的雨，只有玲黛，她在傘下靠近他，在琴邊也靠近他，她知道他所有的思慮，她瞭解他的靈感，似乎很久了，她給他一個溫馨的王國，即使是這麼一個春雨迷茫的黃昏，白紗簾垂着，窗外是灰色的水珠，灰黯的白晝，玲黛的苗條的身影，顯在上面，放大了，佔了整個空間，琴音輕輕的奏鳴，爐火中有柴木爆裂的叫聲，四周很靜，寂無人聲，彷彿是大荒野，戰爭經過，萬物蕩然無存，剩這個屋子，這座琴，玲黛伴着他，他面前的可可茶冒着煙。

玲黛停止彈琴，轉顏回顧，煙冉冉上升，這最後審決的一刻。

燈亮了，玲黛熄了燈，扭亮客廳的地燈，一圈光罩着她微笑的臉，海蒂拉瑪型的披髮，長長的臉，黑圓的眼睛，東方混血種的風韻，瘦腰肢，海浪一般的胸脯，淡淡的丁香味，這不是他摯愛的人嗎？他為甚麼要離開她，要走孤獨的長長的路，作為豺狼是有來由的，那在暗夜裏閃爍過的眼睛，那時時為他嬌笑的浮着薄薄一層深紅唇膏的嘴唇，那平靜的河水似的長髮，那裏在古銅色旗裏的細身段，那使人憂愁又使人快樂的溪流似的語聲，他因此搖身一變而為愛情否定論者，不願再舉一支火把，可是他如今真真的愛着玲黛，玲黛也深深的愛他，繼續豺狼路綫殊無目的，

玲黛不會叫他摔交，對於他，她有這樣重大的意義。為了玲黛，他為甚麼不再「偉大」？

洛萊立起來，玲黛知道他的去意已堅，早把雨帽和雨衣傘拿好等他了。

洛萊穿好雨衣，猶疑片刻，他鼓足勇氣想說甚麼，抬頭時但見玲黛溫婉地笑着，她搖搖手，說道：「你不用多解釋，我早明白了，你決定走了？」洛萊覺得其中的淒涼味，看看玲黛，幾乎流淚，可是堅強地，他報以一個豺狼的笑容，走在前面，到了門口，他伸手和她握手，真誠地說道：「玲黛，我很感激你。」玲黛爽快地答道：「我也謝謝你，一直待我那麼好，人家真是胡說。」說完了，依然嫣然一笑。

春天的豺狼下了石階，一直向雨裏走去，後面起了掩門聲，雨大了，他在長巷裏拐了彎，突然地停住了，回頭就跑，跳過水潭，跳過朦朧的浸過千百年雨水的道路，他跳上石階，推開虛掩的門，客廳的門口，玲黛正立在暗裏，他走過去把她抱過來，她還溫婉地笑着，一顆冰冷的液體卻不禁落下來，恰巧打在他的面上，豺狼的面具一片片剝落了。